

民间记忆

与台风为邻的日子

»»»»»»»» 东海小鱼

我出生在东极庙子湖岛，从小在海边长大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夏秋两季台风来得勤，一年少说有三五个。兴许是经历得太多了，那些年慢慢看出些门道来——台风要来，天和海早就把话递过来了，十回里头，总有八九回能猜准。

先看云。白天若是天上飘起羽毛状的卷云，一块一块，渐渐地又丰厚起来，变成卷层云，那就有文章了。到了日出日落那会儿，天边会泛起橘红或暗红色的光，柔柔的，不刺眼。特别是晚霞，漫天的色彩斑斓，浓得化不开，像极了一幅油画。“晚霞漫天，风暴将临”，这话不虚。

再听浪。东极靠近外海，台风的动静传过来早。有时候明明没风，岸上也能听见涌浪一下一下拍着礁石，闷闷的。到了夜里，海面上看着平得很，可海底下的石头却被浪推着滚动，发出低沉的轰隆声，节奏不快，像是万马奔腾。第二天若是那声音更响了，就说明台风正在靠近，这判断十有八九不会错。

再观动物。成群的鸟儿低低地盘旋，有的干脆闯进屋里来；蜻蜓、蝴蝶飞得磕磕绊绊，几乎贴着地；蚂蚁排着长队往高处搬家；青蛙像是得了令，一下子全钻出来，叫得又急又响。这些小东西比人灵，它们不对劲了，天准要变。

当然，等台风真逼近了，人身上自有感觉。气压猛地往下掉，空气潮得能拧出水来，皮肤黏糊糊的，胸口发闷，喘气不大顺畅。这时候不用再猜了，台风就在跟前了。

台风真的来了，那阵仗是吓人的。天暗得像要塌下来，乌云翻翻滚滚，被狂风揉来揉去；风声呜呜的，时高时低，听着像什么野兽在吼；雨不是下的，是泼的，借着风势砸在脸上，针扎一样疼。海也疯了，浪头像千军万马扑过来，狠狠撞在渔港的防浪堤上，水柱能溅起三十多米高，散开的浪花白茫茫一片，仿佛要把整座岛吞了去。那些年有过几个超强台风，连几吨重的大石头都能被浪卷到堤上来，叫人看了只剩下咋舌的分了。

台风要来，最忙的是渔民。船是他们的命，海里一起浪，机帆船就得开往宁波、沈家门、岱山那些地方去避风。剩下的小舢板，得一艘艘拔到岸上来。庙子湖管这叫“拔船”，是个要命的力气活。岸上有坡，得十来个人一齐上手，正面也好，背面也好，双手抓住船舷，喊着号子往上拉。领号子的都是老渔民，嗓门大，喊出来敞亮：“众位兄弟嘞——嗨哟！人排拢来嘞——嗨哟！集一把力嘞——嗨哟……”大伙儿跟着应和，劲儿往一处使，一艘艘小舢板就这么被拉上了安全的地方。

家家户户都在忙活着抗台。门窗要查一遍，庙子湖的房子大多是石墙，结实，可木头门窗经不住海风海水的腐蚀，用不了几年就朽了，得拿木板或木条钉死。茅草屋顶的，要用粗绳子一圈圈捆住，绳子两头再绑上大石头压着。大人还要跑一趟供销社，买手电筒、蜡烛、电池，再捎些面包、饼干、罐头回来，好应付断粮的日子。

台风夜点灯，是东极的老传统。

这规矩估计是从财伯公那儿传下来的吧。相传早年间，福建有个叫陈财伯的渔民，出海遇风浪漂到东极，见这片海域暗礁多、航道险，渔民常常船毁人亡，便在山顶点起火把为过往船只引航。风雨之夜，火光不灭，直到他老去。后来渔民们感念他的恩义，在庙子湖山上立了塑像，那盏灯火就成了东极人心里的念想。你想呀，外面风雨交加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屋里那一小团昏黄的光，就是叫人心里踏实。那时候，东极还没接上大陆的电网，全靠发电厂柴油机组供电，早上八点到夜里十二点半，过了点儿就摸黑。台风夜更是整岛停电，煤油灯和蜡烛就是唯一的亮光了。大人们轮着守夜，孩子们就在摇曳的灯火里睡去。有时天太闷热，电扇又用不了，一家人只好在通风口铺上席子打地铺，迷迷糊糊将就一晚。

有一年台风，雨下得特别狠，三天三夜没停。我家老房子地基低，正好卡在两条露天溪坑交汇的地方，水从山上冲下来，漫过路面，一路往屋里灌。那晚，父亲隔一会儿就打着手电出去看，后来发现后门已经进了水，厨房的水没过了膝盖。他把我们兄妹仨从梦里叫醒，一家人手忙脚乱地往麻袋里装泥土，堵住后门，又把厨房里能搬的东西都挪到客厅去。然后就着昏暗的灯光，一人一个脸盆、木桶，不停地往外舀水。足足折腾了两个多小时，才算把积水清干净。第二年翻盖房子，父亲特意把地基加高了一截，从那以后，台风夜再也没这样担惊受怕过。

之前庙子湖岛上的倒陡街，路面跟现在不一样，溪坑是敞着的，水流就从街面上过。每次台风过境，街上全是水，走不了人。天刚蒙蒙亮，住街两边的邻居们就扛着锄头、钉耙出来了，清理溪坑里堵着的石头、泥沙、水草。我们小孩也不闲着，帮着把清出来的杂物搬走。大伙儿一块儿动手，要不了多久，水就慢慢退下去了。

记得1989年那一年，受台风外围影响，庙子湖海面上刮起十一级大风，激起五六级的巨浪。天闷得难受，身上潮乎乎的。第二天，看着海面好像平了些，没忍住，一头扎进海里游河去了——东极住人的四个岛都是小岛，没有河，游泳都叫“游河”。下了水才知道不对，潮流急得很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一个接一个的涌浪就扑过来了。好在我从小在海里泡大，多少知道些水性，赶紧迎着浪头扑过去，拼命往外游……幸好安全上岸。回头看接二连三的涌浪撞向岸边礁石。溅起白茫茫一片浪花，假如没有那敏捷的一扑，险些被撞成肉酱，差点为自己的鲁莽行为付出沉重代价。

后来成了家，搬离了东极庙子湖岛，中间又换过几处地方，最后在东港安了家。可每逢台风夜，我还是习惯在过道里亮一盏灯，通宵不灭。灯光昏黄，照着家里人安安静静地睡着，外面风再大雨再急，心里也是稳的。这不只是点火的手艺，更是那份在风浪里替旁人守夜的念头。

这个习惯是从小养下的，怕是改不掉了。

似水流年

夏日蝉鸣

»»»»»»»» 蒋同刚



夏日，一片久违的蝉鸣袭来，打破闷热的万籁沉寂。

“高蝉多远韵，茂树有余音”。浓浓绿荫中，几声尖细的蝉叫率先开腔，继而便是铺天盖地“吱嘎吱嘎”的鸣响，仿佛童谣翻飞在空旷原野，颤颤的烈日，颤颤的干燥味，一起解锁儿时的乡村记忆。

蝉，是我印象最深的小动物之一，也是年少快乐的组成部分。我们乡下都叫蝉“知了猴”，从夏天到秋天都有，常见有黑色、灰褐色和黄绿色，也有少数朱红色等。老人常说“知了猴”长时间生活在地下，为了繁衍后代才爬出来，所以命不长，雄的腹部有铜锣（发音器），雌的腹部末端有产卵器。“知了猴”为了躲避天敌，大多选择深夜爬出来，防止被晒死，必须在一二个小时内“金蝉脱壳”硬化翅膀，天亮时一飞冲天。

我曾无意中见过“金蝉脱壳”全过程。某夏夜月色如洗，我从外面乘凉返回，揭开院内的水缸舀水喝，扭头瞥见旁边梧桐树上停着一只“知了猴”，好奇心驱使我不动声色观察着。不久，它的背部自动裂开一条缝，钻出乳白色成虫的头部，渐渐脱出胸部后，慢动作似的后仰倒挂，不一会整个腹部徐徐从旧壳中拔出来，蛰伏在空壳下不再动弹，而小肉球状的两翼，随着时间推移像吹气球一样不断撑开透明蝉翼。那美妙神奇的一幕至今历历在目。

犹记得，烈日炎炎，蝉鸣灌耳，正是孩子们捉知了忙碌时。捕蝉工具都是自制，找一根芦苇长杆（本地无竹）或细长树枝，不够长可两根对接使用，陶瓷碗放些面粉，倒入少许水一个劲地搅拌，合成极浓稠浆糊状，将其环绕裹住枝杆梢头。家里没有面粉的，直接在麦田边，用手捋下整颗麦穗，搓出半青不黄的麦粒，捧在手心，双手倒腾着吹去浮皮，然后丢进嘴里不停咀嚼，直至嚼成黏稠面筋，用拇指与食指都难以扯断，再缠绕在长杆顶。工具做好，开始捕蝉，准备着油炸烧烤一饱口福。

别看知了叫得震天响，听觉很灵敏，稍微有些动静，它就立即“噤若寒蝉”。袁枚诗云“意欲

捕鸣蝉，忽然闭口立”最为生动。我们手持长杆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”，蹑手蹑脚溜到树底下，瞧见了藏身处，小心翼翼将长杆颤巍巍伸过去，待近乎贴身，杆头猛地往它翅膀上一戳，浆糊面筋就牢牢粘住了翅膀，知了拼命挣扎，叫得更加歇斯底里。收回长杆，取下单翅扑棱的知了，掐掉一多半薄翅后，把它丢进大口瓶内保管。有时着急失当，那受惊的知了“吱呀”一声仓皇逃去，吓得丢出一泡溺水，喷洒了下面仰望的人满头满脸。

有一次，我们一群小孩跑到河沟杂树林捉知了，走在前头的谁打了个暗号，指着面前高大的洋槐树，众人悄无声息聚拢到树下，不约而同抬头上望，几缕强烈阳光晃得人眼花缭乱，十多米高处的繁叶间隐着黑不溜秋一大团，下面枝丫上两只知了同声共气地吼叫着，大伙儿一致点头示意是“鸟窝”。性急的“小五儿”，早对准最下面那只伸出杆子，意思是先抓知了，再爬上去掏“鸟窝”。不知怎的，他情急之中一杆子捅上去，没粘住知了，逃了，因用力过猛直接捅到“鸟窝”里，大家正眼巴巴盯着呢，无数的黑点已劈头盖脸落下来，等听到“嗡嗡”声一片，疯狂的马蜂已发起无差别攻击。大家一哄而散，却无一人逃脱厄运，被蜇伤的轻则鼻青眼肿，重则哭爹喊娘等着医治。

长了记性后，小孩们都改晚上捉知了。晚上八九点，小伙伴们常在各家菜地和沟渠林地找寻，没手电筒的借着月光，四处来回巡查，有无爬出地面，或正爬树或爬粗草茎的“知了猴”，随时收入囊中。有手电筒的更方便，光亮直射树上的知了，一杆一个比起白天捕捉还精准；发现某处泥土一拱一拱在松动，蹲下身子，等“知了猴”从手指粗洞穴一露头便唾手可得；正在地上、树上、墙上爬行，以及正在羽化的“知了猴”，手到擒来更不在话下。苦夏不苦，快乐如斯。

蒸蒸日上，夏日的生活片段，藏着数不清的人生瞬间，每一帧都是无法复刻的情感梦境。